

野马河苍生

下部

刘水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跨越一百年的历史沧桑，
穿越两代人旷世苦恋。
金戈铁马见干戈，
以三羊解板、十年动乱、
改革开放这三大历史转折
点为主要时代背景，
置人物命运于历史的风口浪尖，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
野马河两岸苍生众生的
苦难与辉煌。
二旦、杨耀祖、杨大旦、
丁香、燕子……他们



他们为情所用，又为生活所逼；
他们被时代不断抛弃，
又不断被时代抛弃；
他们不断被时代抛弃，
又不断被时代抛弃。
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
他们中痛苦地挣扎着，
艰难地接受着另一块残酷的
命运。
这部作品人瑞性极强，
形象生动，情节曲折，
引人入胜。

野马河苍生

下部

刘水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马河苍生. 下部/刘水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80-6206-8

I. ①野…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1387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286 千字

印 张: 21.25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花红了，柳绿了，鸟鸣了，野马河两岸一派春光明媚。杨二旦，却走进了人生最寒冷的冬天。 /1

第二章

剪不断的母子情，理还乱的冤孽账。杨二旦，又一次打乱了偏厦的平静。 /24

第三章

杨大旦终于像个人一样地站上了八爷岭，像个人一样地吼出了歌。星夜里，丁香风尘仆仆地赶进了城。 /41

第四章

英雄主义臆想，使杨二旦激情燃烧；出乎意料的一幕，使杨二旦向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撞去。 /59

第五章

一个负疚赎罪，一个矛盾重重，还有一个……这三个心事遮遮掩掩的女人啊！ /80

第六章

当最后一批老鼠举家迁徙，当空荡荡、冷清清的厅堂，只留下一腔虚幻的壮怀激烈时，杨二旦犯愁了。 /104

第七章

杨大旦异想开了天，但迎接他的，却是好不容易挣回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衅。 /129

第八章

杨耀祖悄然退出了杨家院。杨二旦倒在荒草地，危难时刻，秋儿显示了她鲜为人知的一面。 /151

第九章

杨二旦盼来了梨树湾的富庶，盼来了杨大胆的发达，把自己盼成了梨树湾最后一个穷人。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又开始了另一种期盼。 /170

第十章

富起来的杨家院，人人心底都隐着一段痛。成功了杨大胆，又遇上了新问题。 /189

第十一章

十五的月儿，为杨家院大团圆送上一份古典的完美；大团圆，使杨大胆绝处逢生。燕子对杨二旦的另一种恨，咬响了牙。

/212

第十二章

“特困名人”杨二旦，自己快乐，也快乐别人，人模狗样地当起了林技员导师。 /234

第十三章

“商界山大王”的游击战，给自己酿下了饮不完的苦酒；不堪重负的灵魂，一头栽进了温柔乡。李麻子，爱上了一只黑眼圈母兔。 /260

第十四章

杨二旦扬州梦醒，转身成了心甘情愿的俘虏。李麻子懵懵懂懂间做了现成的新郎。杨耀祖发出平生最响亮的一咳。 /283

第十五章

杨二旦一步冲出地窖，找回了失去的自我。危急关头，杨大旦以平生最睿智的一个决定，迎来了野马河两岸新的曙光。

/311

花红了，柳绿了，鸟鸣了，
野马河两岸一派春光明媚。杨二
旦，却走进了人生最寒冷的冬天。

第一章



像霹雳滚过长空，如战鼓响彻环宇，野马河破冰了。沉睡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河床苏醒了。奋力跃起的野马河，摆脱一身沉重的银甲玉铠，尽情地在天地间展示着自己骁勇、潇洒的风姿，一路纵横驰骋，一路高歌猛进。

风儿柔和了，柳树抽芽了，百花绽放了。野马河两岸春光明媚，梨树湾里欢天喜地。

大梨树下人头攒动。在杨大胆出资三天三夜的庙会上，《游西湖》呀《十五贯》呀，这些多少年来被打入冷宫的传统戏，堂而皇之地在露天戏台上粉墨登场。野马河畔九十九个村子的男女老少，呼朋引友、越陌度阡地云集梨树湾。梨树湾家家宾客，户户朋友，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杨二旦门窗紧闭，蹲在炕旮旯，眼不睁，头不抬，耳不闻，以示强烈的抗议。

他双臂环抱，脑袋缩在两膝间，一动不动。冬季的棉袄，还紧紧地套在身上，被荆棘挂破的口子，挤出几疙瘩黑乎乎的棉花团子，像行将腐烂的蘑菇，在肩头寂寞地开放。

“他杨爸！”院子里有人喊。

杨二旦从窗口看出去，是苦瓜湾原生产队长牛满年，带着老伴、女儿，喜气洋洋的，一副十足的资产阶级派头。杨二旦顿时来了气，一声不吭。牛满年喊了几声，见没有回应，就和老伴女儿走了。

杨二旦暗暗推测，肯定还会有被杨大胆资产阶级思想腐化的生产队干部来找他。果然不出所料，未等他想出对策，院子里又响起一声：“老杨！”是翠竹寨原生产队长王进仁。杨二旦一看，这家伙不光老伴

穿戴得整整齐齐，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自身也穿了件怪兮兮的紧口服。

杨二旦差点儿气昏了头。他不知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到底是来找他叙旧的，还是来向他炫耀资产阶级派头的。

杨二旦想起了王连举曾劝降李玉和，甫志高曾劝降江姐。他真想一步冲出去，把这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败类骂个体无完肤。可想了想，他还是理智地打消了这一念头。他决定关上门窗，不声不响，让这些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糟粕趋之若鹜的变节者，吃个结结实实的闭门羹。

米主任走了。杨耀祖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张红脸被释放回家了。马家老五成了“三种人”，离开政界，去县建筑公司当经理了。

梨花公社又叫梨花镇了。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左看杨二旦不顺眼，右看杨二旦不入辙，一句“不换脑子换位子”，撸掉了杨二旦梨树湾生产队队长之职，把好不容易从地主阶级手里夺回来的土地，切豆腐块似的划给了家家户户。

杨二旦的心，也被一块一块的切碎了。他像一件爬满虱子的破衣服，被梨树湾少爷们毫不留情地丢进了茅坑。

与此同时，杨大旦乘虚而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花花绿绿的、过去资产阶级娘们才用的东西，摆上了梨花镇。杨耀祖、燕子、菊妹齐仿效，一人一个摊子。听说一天下来，每人要赚好多钱呢。于是，就有人羡慕得不行，而杨二旦却气得要死。

杨二旦来到了梨花镇。几个月足不出户，梨花镇仿佛换了个地方，街上拥挤不堪。销声匿迹多少年的马家豆腐脑儿摆上街了，在记忆中显得遥远的张家酥饼摆上街了，多年来被批判得臭名昭著的牛家醪糟又甜甜地诱人了，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称的、五花八门的摊子凑热闹似的一股脑儿挤上了街，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扯着有点儿变调的嗓子，毫不害臊地叫卖。各小吃摊前坐满了人，一个个嘴吃得像红嘴鸭，满脸幸福。杨二旦从东到西溜了一圈儿，又从南到北转了过来，心中悻



倏然又茫茫然。妈的个巴子，老子辛辛苦苦几十年，风里雨里，不分昼夜地忙着反修防修，还被时不时冒出的资本主义尾巴，吓得心惊胆颤，生怕被插白旗，给梨树湾全村老少爷们脸上抹黑。如今，你看看，满大街的男男女女，一个个对资本主义的破玩意儿爱不释手，倒对杨二旦这些过去为他们缺吃少穿，风里来、雨里往的人意见不小。妈的个巴子！杨二旦想不通，他恨不得要跳起来骂街了。

本来，杨二旦在屋子里呆久了，是想借赶场，一来散散心，二来为碰到过去的一些老搭档们，和他们聊聊，看他们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最终想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眼前这股不小的势力，和看样子短时间内还弱不下来的风头儿。他相信翠竹寨、苦瓜湾、落燕村、白家坝……野马河两岸他的同盟战友肯定不少，只不过他被表面现象吓得失去了主张，现在想起来，真觉得丢人！

突然，他的目光被不远处潮水般拥挤的场面吸引了，他挤了过去，希望能碰到过去的、需要找的熟人。不料，一身汗水地挤进去，他傻眼了，后悔了，转身就气呼呼地往外挤。妈的个巴子，人们是在发疯般抢购燕子地摊上一堆五颜六色的衣服、袜子和鞋子。偏偏的，没等杨二旦转过身子，燕子那双狐狸一样媚人的眼睛就发现了杨二旦，微微瞥了杨二旦一眼。骚狐狸！我让你把资产阶级那些花里胡哨的破玩意儿好好兜售！杨二旦恨恨地想。

过去，杨二旦为燕子一直守着个百无一用的窝囊废杨大旦这件事，曾不止一次地替燕子叫屈、鸣不平。现在，杨二旦终于明白了：原来，杨大旦和燕子本是庙门上的瓜锤——一对，是资产阶级的臭味使这对狗男女相投相亲，一直维持着走到了今天！

杨二旦没心思转梨花镇了。直到现在，他回过神来，才蓦然发现，梨树湾男男女女早就一个个用上了燕子在梨花镇上卖的衣服、鞋子、头饰、袜子、电子表。我的个天爷爷呀，杨大旦用资产阶级商品把梨树湾占领了，把野马河两岸占领了！一瞬间，他突然感到整个梨树湾，整个野马河两岸都成了杨大旦这个窝囊废的天地！

他觉得满村子男男女女都在用资产阶级服饰嘲笑他、揶揄他。他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他高昂的头，不由得垂下来了，眼睛也不由得回避这些男男女女了。他加紧步子，急匆匆回到杨家院，看看偏厦门上吊着锁子，才松了口气，进了厅堂。

杨二旦攥了攥拳头。他为自己被花花绿绿的几件衣服乱了阵脚而羞愧。他找来半截火槽，从门扇的最上边开始，一路吭哧吭哧地记下来。左边的门扇记满了，杨二旦就在右边门扇上记。左右两扇都记满了，杨二旦又在窗扇上记。杨二旦要把杨大胆的资本主义行径，一笔一笔，点滴不漏地记下来。记着记着，杨二旦就越来越觉得杨大胆的一招一式，都仿佛是冲着他来的。杨二旦愤怒了，他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二

唱完庙会第三天，大梨树上的高音喇叭突然不见了。

梨树湾黑压压的一村子人，竟没有一个人发现！只有杨二旦，第一个发现高音喇叭是当天夜里被盗的。谁呢？杨二旦首先想的是杨耀祖，第二个是张红脸，第三个是谁呢？杨二旦拍拍脑袋，眼前一亮：哦！是杨大胆！对！无论说一千还是道一万，都跑不脱这三个人！杨二旦立即觉察到，梨树湾的阶级斗争又出现了新动向，阶级敌人公开向党的宣传工具进攻了！杨二旦终于找到了发起攻击的突破口。

且慢！杨二旦站在大梨树下，心中空荡荡的，又酸不拉唧的。曾几何时，这只高音喇叭给杨二旦带来了多少欢乐啊！他苦了闷了累了，往炕头一躺，手轻轻地伸过去，轻车熟路地在某个按钮上一摁，整个梨树湾里就一阵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一阵铁梅“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一阵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



汉”，欢欢闹闹的。最惬意的莫过于杨二旦躁动不安之际，嘴打上去，拉开架势，装腔作势地卖派^①一阵子，整个梨树湾静悄悄地听着，连个大声音都没有——那才叫威风八面呢！

也就是凭着高音喇叭，杨二旦慢慢地发挥着自己的灵感，细嚼慢咽地品出了政策的风头，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多少年来，他从没在政策的把握上栽过跟头！即使这次，杨二旦也是野马河两岸九十九个村子第一个感到政策风头不对劲的人。村子里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一个个有说有笑地从大梨树下经过，却像瞎子一般，根本没发现这挂了十几年的高音喇叭不见了！杨二旦多么希望听到有人发出一声惊呼，把高音喇叭被偷走的消息告诉其他人。但，梨树湾人，一个个都眼瞎了，耳聋了，哑巴了。对村子里这么大——应该说是惊天动地的事，居然毫无反应。杨二旦失望地离开了大梨树。

高音喇叭，给梨树湾增添了多少光荣和骄傲啊！可如今，它被人偷了！梨树湾人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杨二旦痛心疾首。这几年来，高音喇叭和杨二旦一样，在梨树湾默默不语了。可它，毕竟高高地挂在大梨树上，雄视着梨树湾，雄视着杨耀祖、杨大旦这群修正主义的急先锋！杨二旦在一次次情绪低落之际，披上衣服，一个人迈着孤独的步骤，来到大梨树下，抬头望望仿佛也憋足了一肚子怨气的高音喇叭，与它默默相视。渐渐地，他就有了信心，有了勇气，有了力量，有了坚定的同盟者。他就不再感到孤苦无依了。

杨二旦知道杨大旦常年不在村子里，给他找不上事，杨耀祖、张红脸这两个王八蛋，自己没抓到他们的尾巴，是动不了手的。但他还是不肯就此罢休。

杨二旦想来想去，最后，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牛疙瘩。他忘不了牛疙瘩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夺去了自己梨树湾生产队队长的奇耻大辱。

^① 陇南方言：卖派，即自诩。

他不慌不忙地回到厅堂，躺在炕上，在炕边火盆的热灰中烫了半碗包谷粒儿，又一粒一粒地吃完，喝完一瓢凉水，抹抹嘴巴，咳嗽一声，试试自己的底气，觉得不错，把破棉袄抖抖，看看，觉得不中意，找来笤帚，把上面的一层灰尘扫了又扫，重新披上，猛然拉开门子，两手叉腰，破着嗓门，理直气壮地叫一声：“牛疙瘩！”

“哎！”牛疙瘩欢快地应着，立即跑了出来，站在左厢房屋檐下，有些理亏地垂下了头。

杨二旦居高临下，厉声质问：“我问你，我还算不算梨树湾的一个贫下中农？”

“杨队长！”牛疙瘩习惯性地叫了声，神色为难地说，“你……你话说到哪儿去了？你是梨树湾响当当的贫下中农！是我的老领导！我……”牛疙瘩有些讨好地说。

杨二旦满意地舒了口气，可接着又生气地放开嗓门嚷道：“闲话少说！我既然是梨树湾的贫下中农，我就有权利过问梨树湾的事！请问你，村子里的高音喇叭哪去了？”

牛疙瘩一怔，懵懵懂懂的眨巴着眼睛，好久回不过神来。

“我问你话呢！”杨二旦一跺脚。

牛疙瘩吓得一个激灵，抬起头来，急赤白咧地回答：“我没在意，我忙，可能还挂在大梨树上吧？”

“在你的个头！”杨二旦终于逮住了理，炸着嗓子吼起来，“你这个生产队的家是咋当的？你是干啥子吃的？村子里高音喇叭被阶级敌人偷走好几天了，你竟一问三不知！”

牛疙瘩低下了头，一声不响地任凭杨二旦发作。

“牛疙瘩，我告诉你，那可是梨树湾的公共财产啊，你要是三天之内找不到，我跟你去公社，看你的面子大，还是梨树湾集体的利益大？”杨二旦说得上纲上线，连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口才竟这么好。

“我这就去看！”牛疙瘩拔腿跑出了杨家院。

“快点儿！”杨二旦冲牛疙瘩背影，又是一声大喊，接下来，又拿



眼瞟一下偏厦。偏厦静悄悄的。哼！杨二旦得意地回到厅堂，响响地关上了门子。

三

杨二旦趴在炕头，找出生产队原先的一个账本来，翻过去，在背面磕磕巴巴地写了起来。

杨二旦写呀写，他要说的实在太多。可手里的笔，总是不听使唤，仿佛跟他结仇带冤的生字，一个个板着脸，不认识他，也不叫他认识它们，让他绞尽脑汁久久地想不起来，即使一时半会儿记起它们的模样儿，也是缺胳膊少腿的，连他自己都觉得张三的鼻子安在了李四额头上，让他久久看不出来到底应该摆在什么地方才合适。

杨二旦写了好几天，展开一看，核桃大的字，歪歪扭扭的还不到一页儿，并且那些字，他看着看着，前边写下的，后面就记不起来了。可他很有耐心，也很有诚心。他知道自己这么长时间来费尽心机的努力，成败在此一举！他要在寂静中，响起一声晴天霹雳，把负书记、杨大旦、牛疙瘩炸个寻不着踪影。

他静下心来，细细思量，越来越觉得他忽视了一个问题：燕子那骚狐狸，这么多日子来，在杨家院开门子，是冲着他杨二旦；泼泔水，是冲着他杨二旦；叫孩子，是冲着他杨二旦；就连给鸡撒粮食，也是冲着他杨二旦。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表示着她自己苦尽甘来，都向杨二旦无声地炫耀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喜悦心情。妈的个巴子！杨二旦悻悻地骂道。

他缩着身子，尽量不往窗口坐，不在门口出现，不与燕子相见。那天在梨花镇上，燕子那一瞥，深深刺伤了杨二旦的自尊心。他不能输给杨大旦这个窝囊废，他打小最瞧不上眼的就是杨大旦，可杨大旦

却娶了他朝思暮想的燕子，让这个窝囊废在他面前逞尽了风流，挣足了面子。杨二旦越想越恼火。

杨二旦准备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什么时候状子写出来、写通顺了，他才走出厅堂，到梨花镇去，坐在马家豆腐脑儿摊子前，美美地吃上一碗豆腐脑儿，再加一个张家酥饼，打着惬意的嗝儿，回到杨家院，找个新挎包，把状子抹得平平展展的，用订书针钉成厚厚的一沓子，装上，再盛上两碗炒麦子，在路上吃。他会起个大早，门子还得锁上——牛疙瘩和杨大旦把梨树湾夜不闭户的规矩给搞坏了，他也得防贼了。然后，迈着雄赳赳的步子走出梨树湾。

他要告贪书记变修、复辟！他要告杨大旦投机倒把！他要告牛疙瘩立场不稳！

县上不管，他去地区告；地区不管，他就去省上；省上要是也不管呢，那他就只好上北京告御状了。

忽然，有人叫门了。杨二旦一听，就听出是牛疙瘩，叽叽嘎嘎的，好像人不少。

来得正好！老子这两天忙于写状子，还没顾上找你牛疙瘩要高音喇叭呢，你小子竟找上门来了。咦？不对，这几天来，牛疙瘩可是一直躲着自己呀，今天怎么大模大样地找上门来了呢？是不是高音喇叭有着落了，牛疙瘩来给他交差的？如果是这样，那自己使劲打出去的一拳，不就落空了？杨二旦犹豫片刻，把状子往被窝里一塞，又不放心地压了压，趿拉上鞋子，开了门。

牛疙瘩一见杨二旦，身子就向后一退，把一个瘦高个让在了前面，瘦高个后面站着男男女女五六个人。杨二旦微微有些吃惊，又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他从来人的穿着打扮上一眼就看出，来者不是庄户人，至少是梨花镇干部。干部们找他，并且是牛疙瘩领着，肯定是公事。

杨二旦脸上不禁和气起来了，客气地把来者一一迎进屋子里。厅堂本是梨树湾过去热闹的地方，也是梨树湾生产队的会客室，桌椅板凳，样样齐全。杨二旦顺手指指：“坐呀，都请坐！”对牛疙瘩看也不



看一眼。

瘦高个看了牛疙瘩一眼。牛疙瘩硬着头皮向杨二旦结结巴巴地说：“这是镇上新来的马主任，来催梨树湾公粮的。”

妈的个巴子！杨二旦心中狠狠地骂了句。

“是呀是呀！全梨树湾还剩三户人家的公粮没有缴。你是党员，又是过去的老领导……”瘦高个接过牛疙瘩的话茬儿，带着恭维的口气对杨二旦说。

“打住！”杨二旦挥手止住了瘦高个的话。

杨二旦的脸气成了猪肝色，可转念一想，又镇静下来了。毕竟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这点气还是沉得住的。公粮？哼！杨二旦冷笑一声，神色就有些瞧不起面前这群酒囊饭袋了。公粮还用催？杨二旦当年主事时，夏粮一入库，第一件事就是交公粮，不用任何人催，也不用任何人操心，粮食晒得干干的，簸得净净的，一架子车一架子车，马拉人推的，早早儿就赶到梨花镇，排队在粮站门口，耐心等待验收，过风进仓。什么时候公粮还用上门催？

公粮……杨二旦沉吟片刻，公粮是不能不缴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不怕天，缴了皇粮不怕官。杨二旦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个无理取闹的人，他讲道理，讲觉悟。

“多少？”杨二旦静了静气，脸色很不好看，淡然地问了句。

“公粮二十三斤。”瘦高个身边的一个小姑娘翻开早就准备好的本子，潦草地一看，报出了数字。

“行！”杨二旦爽快地回答。

“另外，大小队干部的提留粮七十二斤，一共是……”小姑娘继续说。

“打住打住！”杨二旦气不打一处来了。可接着，杨二旦再次强制自己冷静下来。他低头想了想，笑了笑，心平气和地问一句：“还有吗？”

“就这些。”小姑娘合上了本子。